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人部三 言語 謳謠 吟嘯 笑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

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又曰無易由言 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駸箴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

必醜明也 又曰鄭子大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

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

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綍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載禮曰黃帝弱而能言事具帝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

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
而敏於行 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為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
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尸子
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煖
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
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
周勃迎代王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
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
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劔戟 吳志曰張
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
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異

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椽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
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詩 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鰈鮓
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 又細言詩曰坐卧鄰
空塵憑附蝶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
曰噫氣為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邃古 又細言應令詩曰汎
舟毛滴海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
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
令詩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
日 梁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置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辯輕塵蚊睫成宇蟲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
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

令詩曰開館尺播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賦楚宋王
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
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
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
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
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
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
氛埃兮垂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
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憑蝮皆以顧盼附蠖螻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鬢宴
于毫端亨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躋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
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纖於毳末之微篋陋
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
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晉傅咸小
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

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書復得釀
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鬣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邈迤有急相
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爲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
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汜濟陟蟻
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
之要技實言語以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
石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
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峻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
連纔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誼誨至於蘭臺靜
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好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
重觀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眈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
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魏王粲
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耻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
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誦晉

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
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勲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
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彊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懷毒吐膏示芳
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翦亡爰茲末俗扇風簸颺先意承旨
原情察鄉擯爾籩豆和樂且康 **銘** 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
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
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談談弗滅炎
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
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
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
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
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北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

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
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
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四** 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聞
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
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
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
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
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
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
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
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
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
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謳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
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睹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
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
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事具雜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管仲曰公不雪
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
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灌鄴勞終古斥鹵生稻梁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
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共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
寧一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
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
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鋪為雲
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事具產業 又曰馮立為西河上郡在職公

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
循聰明聖智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
張湛為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
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欺事具職官 又曰廉範字叔度為蜀郡太
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音無一孺今有五梅事具職官 新序曰延陵
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
兮帶丘墓事具傳 謝承後漢書曰岑寔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
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足下生釐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
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賴得皇甫復
汝居事具職官 又曰劉翽除穰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愷然不
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事具職官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
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事具職官

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戰指我矛盜賊盡吏皆
休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奉上封事遂上不發吏民愛敬乃謠
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如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
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
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德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
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
歲餘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亮字道明荀闡字道明蔡
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歌之曰嘉禎三明明各有名蔡氏儒
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為桓玄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
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
能忘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
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東晉太康中大旱哲乃令
邑人躬共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

雨寒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殷氏世傳曰殷褒為
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榮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
易性令我子弟耻訟爭 車穎秦書曰符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
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域
安死乃謠曰隴城健兒曰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事具
翻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為
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襄陽耆
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
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醪酲無所知時時
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
俊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
小時人為之歌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衣
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
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遙兮眎大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紫微

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
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悽悽兮
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
壑兮疑洹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
獸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眈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
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
愚夫余未要不思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
漫漫神理暫迢迢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
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跣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鷄但逍
遙寄語號啜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
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
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

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 八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
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
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必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
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
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
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治子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
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
山採此芝薇朝雲鬢鬢行露未晞遊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
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此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
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
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

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

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 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

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屹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

意盡退還半嶺嶺巔啗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 孫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

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追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事具樂府部琴篇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狢進之道真食狢

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一

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

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又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

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

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爾曰迅風

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

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晉陸雲詩曰

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綠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肅撫清絃 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體竒好異傲世忘

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邈跨俗

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列列颺楊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揚鷄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誄而發散聲繹繹而響連心深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書** 晉桓玄與素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誄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旣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崧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淨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

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又曰載笑載言 又曰宴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郟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郟子登婦人笑於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具跽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事類治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桑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

笑不足以爲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璜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又曰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北之所哈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

順事具辨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

頗復與人鬪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又曰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

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兒素朴無造次辯論

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

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陸雲好笑嘗著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

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又曰桓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

家兒笑 賦 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惣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

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
頸偃仰推凶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
而復往或嘖蹙俛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
叫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
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

人部四 聖 賢 忠 孝

尚書曰睿作聖 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
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
於天地條暢萬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
聖人乎 養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養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
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 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
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又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
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

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授之將聖又多能也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列子曰龍叔謂文擊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擊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擊從後向明而擊之龍叔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答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答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

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虵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事具帝王女媧篇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莊子曰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爲聖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爲能知灌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干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樵悴堯瘦靡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者

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

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魏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誦之虚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適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綬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

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獻殂崩大猷不綱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苟惜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沉微洽於無內器不周不充聖極苟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

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向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賢

毛詩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賢治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野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焉而內自省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臧文仲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哀公問孔子

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平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曰季使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又曰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

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又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鼓腹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頌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巧冶鑄干將之櫟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陸刺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愆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
譽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竈子飯牛及其遇明君
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
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晉夏侯湛頴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
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賸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又
左丘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
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晉戴逵頴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
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晉孫楚頴回贊

曰東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碑後漢彌衡頴子碑曰稟
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
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
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
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
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
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論魏高貴鄉公頴
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
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慤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
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
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 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尹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

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爲王王可間出紀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事具又曰卑身賤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 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懈 又曰温序爲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荀宇等所劫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撻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汗土遂伏劍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

餘人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
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脩爲大
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脩聞變將官屬出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
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鐘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
府脩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
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
私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五頃子孫衣
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
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周處別傳曰胡賊爲亂以處爲建威將軍
以兵五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凶
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贊 梁元帝
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
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
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姪直 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曰師師

彼已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表 梁元

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

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

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

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

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宸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盡充國之

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牋 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

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淮沛王

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

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序 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

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

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儘加論討 又忠臣

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

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

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爲不中曾督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又曰閔文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 列女傳曰老

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緹縈最小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監齊中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已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棗盛坐罪不及父母下哀矜之詔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走 又曰黃香父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褥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温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某

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竒之與言因請寓宿旣而日夕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較事流淚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媯皓父昆被刻

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請公卿輒出石
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
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天宗
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墓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
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
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為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
上岸左右提履鞋逐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父乃蘇
又曰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
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
事日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
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咷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續搜神記曰吳
德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時夏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
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世屋發掘丘隴民人避竄

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荀氏家傳曰荀顛年踰耳順而

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傍人

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妣躬此勞

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昨從之于征奄遘不造隱憂是

嬰咨予靡及退守祧祊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

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聞泣血於

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

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

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

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

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長自矜悼

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

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冲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

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

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
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石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特望晨
遲顏婉孌懷袖極願盡歡柰何茲妣歸體幽挺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
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子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
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
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
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賦 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曰濟
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鶩親先帝之舊
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髮鬚於平生迴驥首
而永逝赴脩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
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
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
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
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

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騫庶
遐蹤十公旦 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
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竒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
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異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
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鞞其既休元勳曄而荐舉襲衮服於太
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
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
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
清迴颺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美纖枝之在榦悼落葉之去枚在顧後
之遺忘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慕願
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
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
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遙遙而
忡悒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權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

秦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脩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
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
晨布美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
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擊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
感賦曰舉高牆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
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
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鱸鮮萸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
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
曰念過隙之條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
枯魚而永慕吾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
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
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
冰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
而長切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

而獨傷靈虵銜珠以酬志茲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
人 **頌** 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
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
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
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
昭其仁木通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
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
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
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
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
功匪榮伊厚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
生天難忱斯駮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
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豎官監彼天旨我不干
時縱德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曾孫篤

之永世攸同 **贊**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
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
王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瞳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鑣舜禹
天經地義重規杳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 又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
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荅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
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而 **序**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
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
通之至良有可稱

文類聚卷第二十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人部五

德讓

智性命

友悌

交友

絕交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

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

遠不届

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

照百官

又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又曰

夫德儉而有度

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

先王有至德要道

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

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文子曰川廣者魚

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

又曰以道德為

胃以仁義為劔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

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記具入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東觀漢記曰張堪爲馬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摹以聖人爲度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渟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馨贊又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踈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賈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

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鈎陽雍雙壁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上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椽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畷三春捧蠶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高暨臯陶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

以明禮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庭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 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
而後已則民作讓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左
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
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晉
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
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論語
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上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
芮之君曰吾濟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事見產案周書曰湯放桀於毫
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

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
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疋夫 列子
曰昔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
終忘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山海經曰君子
國民衣冠帶劔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
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
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
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事具帝 又曰魯連既
說秦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歎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
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
復見事具隱 又曰董偃與館陶王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財饒
人勝則有讓王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

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事具隱逸篇 漢書曰金日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為嗣玄成心知其非賢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事具封爵部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

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輿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脩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楊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伴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魏武帝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畷代肅畷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又曰郗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校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遺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君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

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遺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大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之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碑 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貽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觀刊勒太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楊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蒼洲遁迹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罇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徃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捨玉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吾啓金車晉遷紫蓋寔号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情莫

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今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不與賢能
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
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乎堯之爲
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
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已抑其成復
何所與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
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
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
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
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
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

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
周之王業顯於夏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
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
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
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
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 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知 又曰
若臧武仲之智 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歟事具帝周書曰
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優
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閒閒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 又
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

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裨謔出郊而智 又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異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魏略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敬仲懸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為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略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檐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 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弁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

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又曰文王受命以作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 又曰用集大命於厥躬 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春秋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 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 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事具軍器部劍篇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賦 晉仲

長教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揔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蠶蠶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齟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群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不亦晚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

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晉袁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方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楠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實才名其用明矣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倅造化歸仁與能是

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
醜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
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
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
乾坤以易簡示物愍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者取
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獾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
郊庶人不數咎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祀是翼
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
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
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至於褐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
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
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
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
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
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真浮屍於江流三閭沉
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
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
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
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
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
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譽視韓彭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
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其無可柰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克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又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又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鶴鳴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後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經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尠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閻死道者被一

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煞之弟曰非兄乃我煞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曰卜式以田蓄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父薨問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爲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嬾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鹿不食魚肉其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慕其化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卧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詩魏陳王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

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阪造
雲日我馬玄以黃鳴臬鳴衡軔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合親疎欲
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
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幃然後
展慇懃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
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
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存
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晉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
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榱廣宅頽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 宋謝瞻答靈
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嬰鳴悅同饗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後鮮暉
云當一日長萎葉受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辛
接萼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溫依蘭染薰百氏旣洽六義乃摛
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窻斜八綺燈懸百支 梁昭明
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畫室靖眺銅池三墳旣覽四始兼摛高宇旣清

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
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
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群三
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光陰遽黠吏本須
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思聞五湖譽 賦 魏陳王曹植建安十六年
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
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
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
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循茂而鳥喜 又釋
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况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爲踈樂鴛鴦之
同池美比翼之共林亮根莖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天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駭中心於
同氣分戚兒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

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吳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
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文** 晉潘岳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
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常苦辛**祭文** 宋陶潛祭
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獨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
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
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
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冢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
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痛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
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嫵沒望歸魂令龜
吉兆祖襯東旋靈轅次路巖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啓** 梁簡文帝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峯摧壁毀一朝
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書堂預得西苑賦
文比塲旋食豈謂不幸徧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
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

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
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晚拾自碣宮陪宴釣臺
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劍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搖
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下侯不足輩此深
仁齊茲舊愛**書** 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胃懷
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
折路人悲之况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
思嚴寒向隆經塗輒軻既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
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筭不得新命
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覩會 又
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
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
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理豐

辭賦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
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帝荅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
書曰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号師
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
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網繆宮闈不過統綺之
歲離羣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異雙鸞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栢悅風
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
者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又曰朋友鳴矣求其友聲 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
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
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朋友數斯疏矣 又曰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事具叙 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
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
道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
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友疋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
鮑叔牙二人相友 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吾有親也吾嘗爲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
父母 孔叢子曰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

武及號叔死四人為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
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
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
堅於金石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事具職官廷尉篇賈覽曰勢利
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
益固 謝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
當葬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 夢事具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
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
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記曰荀
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
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詩** 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長侯

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
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
網滕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壇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汎輕
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
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
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
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閒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
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閑門江海隅時逢道世表蹇
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
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讌
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賦** 梁丘遲思賢賦曰豈
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閒
何足多於鮑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

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慙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
兼表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收該九流之洪
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
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
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未
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冥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
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荅無窮而座謚贊晉夏
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辱遠害思
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 繆
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感宋周砥執
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耽用
因爲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微
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
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並惠解
帶一愚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
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
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
育公卿子顯博尚爲杜陵亭長爲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記曰
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後遂不終書魏應瑒報龐
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音不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
懷雖萱草樹背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
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
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
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苑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

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
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
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漫相成而爲儕
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
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
士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戈釣草
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搔蟲
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
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
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
然不可化終而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

或賓客盈坐嗔聲聒耳翬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固
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
孔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
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
必不可以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
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
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 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
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
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卹賓客爲務冠蓋闐門服膺盈道殷殷
法法俾夜作晝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園寺
不關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
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筑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

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遊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詭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雖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亡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衛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願感頌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遵於雲閣攀其鱗

翼巧其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而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古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幸惡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織績衡所以量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龍冉龍翰鳳雛會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績微影撒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地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臺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嚮故桓譚警之於闌闌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遵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

東越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
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廊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
之頂驪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霧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人部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秋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工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

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禮記曰昔衛獻

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頌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

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頌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

狐薦其讐以為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又曰解狐與荆伯

柳為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家語曰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慎子曰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

得宰天下亦如肉矣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為群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為中郎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亂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一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

欲有所私。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論魏曹義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君厚之大分耳，非篤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

湫隘，傷超壁，水望異狹，斜天監十五年，上志僧慈等更換曰：禘架，赤然霞立，信以填金，可埒引繩，斯擬寫妙，金樓模麗，瓊闕岩峩，偃蹇故三休，而可至，竊窳周流，方中宿而斯盡，萬楹百栱，合水口相持，繡說王題，分光爭嶽，瓏龍天矯，將舉復宛，威鳳銜鏘，如鳴更戢，旁攀鏤檻，斜登鈿砌，煜燭金鋪，玲瓏綺構，無風自響，不拂而淨，耽耽肅肅，信息心之勝地，穆穆悒悒，固忘想之嘉所，銘曰：玄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蛇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吉樹，殷勤禪渚，斯道誰匡，蒸哉我王，施踰寶鉢，供等檀牀，蕭宮改構，梵宇方壯，階飛瑞采，北起泥香，日流閃爍，風度清鏘，道踰厥極，固與天長。梁任孝恭多寶寺碑，銘曰：寶傳茲日，法像斯時，瞻風候景，石陛開基，準編秋子，取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下接蓮峯，還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曖曖，夕霧溶溶，階通獸迹，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叩飛泉，土木緜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藻井，芰繞蘭楹，法堂每誼，禪室恒靜，藏韜仙說，臺含佛影，葉下秋林，烟主春嶺。梁劉孝綽栖隱寺碑，曰：開方

便門示眞實相置甘露室遵甘露津苦語軟言隨方弘訓俯心降迹逐物
重輕中枝小葉各隨業根愍其四流五結有來而不散八慢九邪一淪而
莫曉如彼醫王等之藥樹去聖茲遠思聖茲深誠敬所先是歸龕外自妙
法東注寶化西漸公卿貴仕賢哲偉人莫不嚴事招提歸仰慧覺欲使法
燈永傳勝因長久銘曰給孤焚蕩善勝崩淪堂堂宗匠克紹慧日地雖舊
域其宇惟新召棠且思羊碑猶泣况我仁祠義踰生立遺愛伊何形于南
邑亦有庶民經始攸急珠毀連雲金層輝景衢交達巷門臨樹屏五岳推
妙三空愧靜銘施柱側記法窟前孰云千載餘迹方傳敢宣重說敬勒雕
鐫芬域未滅斯文在旃 此齊刑子才景明寺碑曰九土殊方四生舛類
昏識異受修短共時德表生民不救太山之朽壤義同列辟豈濟藥水之
淪胥漂鹵倒戈之勢浮江架海之力孰不曠息相催飛馳共盡泡沫不足
成喻風雷詎可爲言而皆遷延愛欲馳逐生死眷彼深塵迷茲大夜坐積
薪於火宅負沉石於苦海結習靡倦憂畏迨長身世其猶夢想榮名譬諸
幼化未能照彼因緣體茲空假祛洗累惑擯落塵埃苦器易彫危城難久

夫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禍
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
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
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
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
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
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
曾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群臣悅服 袁宏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
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
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
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
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大
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侖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苟令君趙盪寇皆足

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兒趙健啖肉也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詎訾朝士謂無直事反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劔則干將莫耶太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瘳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

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
尚書莫爾時天下無復滯才事具職官部吏部尚書篇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
復之咎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
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
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
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
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日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書** 晉徐藻妻陳氏
與妹劉氏書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
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肆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
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少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
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
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

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
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
以為喻耶可共詳之 **論**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
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
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
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椽教太
守鄧晨晝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
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
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
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椽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
閤乞代弟命便飲醢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
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
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
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

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肩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

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擊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佐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

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是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比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聞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胡孔明之忠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且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瑯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瑑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冪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邠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子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郎罷 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八曰曹叅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 叅子密諫叅叅言之二百惠帝讓叅叅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叅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謂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上崩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 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墮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叅相齊寄託獄市欲今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

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曄曄於廊廟袞冕旂旒曷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立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閣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辛序周爨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

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贊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卷之不及文皆之有餘

問限期長或需豈昔刺平姬惟妹不其言言釋國典續家皇古然於味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人部七 鑒誠

鑒誠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

天道惡盈而福謙 尚書曰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代天下莫

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

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

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干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勸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佩也 一曰無內疏而外親 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 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終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為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

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食以接天下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正召臣臣改制鬻節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校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

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矜乃因讎見令以善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徒補邊而擊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撻大綱而已 詩後漢傳毅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怙自逸徂年如流甚茲暇日 魏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餐難以成居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福無爲貴

道奮雞遠害不羞里棲靈虬避難不耻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
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
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王執娃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壽
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門舌爲發機門機之聞楛矢不
追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
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
法不語可否相濟聞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驂理早
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樵爛爲上客思
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
澤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轄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
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慧暉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
詩曰縮髮縮髮髮亦鬢止日祇曰祇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
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室靡構義方既訓家道頽頽豈敢荒寧一日

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感

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賦內以損性
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
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虚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賦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者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

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
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
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
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
之遭命怪禍福之叅老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
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
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
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戴逵申三復
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

與慎垂則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
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
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庚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
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
驕歲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
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
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申月盈則虧履邪
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
自輕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訓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戒託平多士言之不戒絕之由已無曰莫
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介是
興訓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
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
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思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

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玄飛
子曰宿業襄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
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
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平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
研勿替敬順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年
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
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
志凌雲煙滌蕩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
慮奉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
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
至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
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誠以辭之敬仲辭君而
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

琴韻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
編草自覆院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莫得與
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和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語林曰嵇中散
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視之
既熟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阮籍樂論曰漢栢帝聞楚琴展而悲
慷慨長息曰善哉為聲如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弦斷琰曰第二弦邕故
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
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
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並奏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
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
尾琴有殊聲焉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
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
人世說曰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跋雷門上脚乘至地晉橫陽令

賀韜義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沈約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
軍嘗從太祖登鐘山北領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閑之高意也詩梁上遲題琴朴奉柳吳興詩曰
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持
見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陳沈炯為我彈鳴琴詩曰為我彈鳴琴
琴鳴傷我衿半死無人覺入竈始知音空為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
假說落淚自淫淫陳賀澈為我彈鳴琴詩曰薄暮高堂上調琴召美人
伯喈聲未盡相如曲復新點微還轉弄亂瓜更留賓聊持一弦響雜起艷
歌塵隋江總賦詠待琴詩曰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田文承曉淚卓
女弄弦心戲鶴來應舞遊魚聽不沈楚妃幸勿歎此異丘中音賦後漢
傳毅琴賦曰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柱對脩條以持
處蹈通涯而將圖遊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
使布繩施公輸之剝剝遂彫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
心志之鬱滯後漢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邀

相二東濟餘之采夜婚王是家園高是王婚夜采之餘濟東二相

甫侯伊謀周輕其制秦繁其辜故有國者無云可謂是則是剝無云何害是利是剖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鴻臚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外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漢書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漢雜事曰蕭由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卿不任賓贊乃還官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治禮負三十七人主齊備贊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補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魏略曰常林性既清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性濶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過人吏聲不以為可林當夜過吏吏不勝其痛嚙呼嗷嗷其明崔出門與林語曰聞卿為廷尉尔耶林不覺荅曰

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慙笑又曰韓宣明帝時為大鴻臚如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曷如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差今當選御史丞力收舊人不審於宜尔不箴漢楊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瑛極畫為上下該羅百職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鄰漢邯鄲滹鴻臚鍾紀碑銘曰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眾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機道藝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己樂存事親雖處猷畎天子屢聞

司農

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魏王相
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
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
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
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
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悵之累積而好奢則離驕上之
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魏荀爽女誠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
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
姻允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
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
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
也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闡
其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紵荒矣是以禮有功官家

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
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那必危在
家必亡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
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
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
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
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勤終年之
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
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
守志盛者也吳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
之以爲已度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
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
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

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遺已察人
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正
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吳陸景誠
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
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
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
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
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
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
昆嗣 蜀諸葛亮誠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
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
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
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晉李克起居誠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

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
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謂守慎爲拘柔退慎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
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語**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
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曠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
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
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鉄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
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
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語**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
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賤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

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
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
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寒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
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群
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漢劉
向誠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
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
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
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
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
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誠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
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
持閒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
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

曰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遠伯玉年五十
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
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聞汝克役室如懸磬
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
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
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襜申父母之誠
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也効伯高不得猶爲
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
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
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

有尚賢之風駟幸得克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
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魏王脩誠子書
曰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違
違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
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
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
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
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
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
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
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
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言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
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慕乃父教各諷誦之 晉殷褒書

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
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
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
實若虛也况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
之憂爲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
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
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 宋陶潛誠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
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犧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恠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
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
尚幼所闕者學可大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
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斷

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折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陞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闔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 魏

王粲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叅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無味莫平寡谷是以詩平安其良而對禮具其少而對禮其文而對
王棗安良論曰蓋崇爵莫盈平安良安良莫大乎齊如齊如莫重平燕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人部八 諷諫

諷

毛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
楊人賄閻沒汝寬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怨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楊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鷄使
豎搏之不待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
為大甲所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鷄不得是楊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
遠聞君忸怩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

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今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 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 事異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事異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群臣大悅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冠來不可上易為漆耳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

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又曰東武侯母當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嘗辭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徒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王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煞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也

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煞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群臣皆偏楊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版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爲侮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又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曰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矢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偷上有蟬高居悲鳴不知螳螂在後螳螂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記曰桓玄好

獵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相道恭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
為荅云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小差 **詩** 漢韋孟諷
諫詩序曰孟為元王傳又傳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赦聽譖寔絕我
邦悠悠媢秦上天不寧乃瞻南顧授漢干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
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米以維祖考邦事是
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是駢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今聞 **魏應璩** 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飲無為待來茲室
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柰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極士木被朱
光徵求候四海雅意猶未康 **楚荀况賦** 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
易位四時易鄉列星墮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

縱橫志愛公私重樓䟽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教暴擅強天下
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為蠅蚘鳴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
晦盲也珷玉璫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婬子奢莫之謀也媢
母力父莫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乎上天曷
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 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
身體容台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䟽之玉休還王謂王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
女鬻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為臣
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
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
曰休惕心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
泉 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玄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鈞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

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蠟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群生侵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

美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乎表者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便仰瞻盼謂足以誇世矣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省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背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譬日罔中而弗吳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瓊璣以長謝顧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去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論 魏陳王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譏然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斃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

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予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歎唱不善也得囓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講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師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戰伐篇又曰晉師爲楚所敗既歸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論語曰事父母幾諫逸禮曰衛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

言聞于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然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鍾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畋即日歸 呂氏春秋傳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食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老爲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

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幃帳重室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
肯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漢書曰
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
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日一姬死復一
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
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
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開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
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
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
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
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
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

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
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虞
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
桀歟關龍逢而湯得之紂煞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
子之諫先曰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
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
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
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
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
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
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
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
擁成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
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
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
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
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
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漢武
帝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
盡其用輒已斂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東觀
漢記曰張堪爲光祿大夫數諫堪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事具職部光祿篇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
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汝南先賢傳曰建
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
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嘆曰恨不

用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

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

送獄

魏志曰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

南時旱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

卿持我何太急耶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

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

大司農劉基起袍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斂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表魏陳

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

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

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

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

曠日持父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濊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今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泰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王陵上諫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衛室爰啓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疑慶協圖席昌屬歷軋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謬績宣王丈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纛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櫟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聞

與規矣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較樂可追 **書** 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龜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駃騏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飭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誇海內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

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于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芟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亡起爲秦將南伐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序 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洪茫

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
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王
負展事無斲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未嘗知懼况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
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
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雜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胃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
昔日與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
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
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恠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
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
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
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
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矣

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
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
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為福

如野盡忠五言不類非古姑捐選錄

昔善於國者不意其善養生者不韜取以忠臣直士明史身習靈壽言
矣 藁谷亦與王音書曰夫士熱氣限不變氣不變氣限其結忠其言
山之間蘇士為室蘇士為民戰琴其中以結忠王之風亦可以繼而志
斷煉又未入為天下矣姑曰結向容身姑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
亦非以為善之樂制主之斷也今限不然又以為指語吾之行無入臣之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人部九 說 嘲戲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侯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聞秦焉取之聞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悅 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
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
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于新臺

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
 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
 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
 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為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
 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
 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為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
 柰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
 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
 乃歸燕城 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
 然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然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
 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垂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問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嗜之兼於口木嘗不分與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
 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
 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
 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
 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
 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鷓
 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必見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
 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正 又曰昭陽為楚伐
 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為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
 蛇曰吾能為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
 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

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
爵且偃猶爲蚘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
得見乃梧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
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
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
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
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
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
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
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
語曰寧爲雞口不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
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
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
王曰自孝公以來芻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

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掃除足以
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
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味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闔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
前不得聞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
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
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
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煞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煞義帝之罪
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衆萬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
名煞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版距飛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

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煞王降漢如反覆手耳轉具說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臣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煞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王右提左挈而責直義煞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迺

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

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

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見富士

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

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然其計 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菓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群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弊非有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攬延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素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素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素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爲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傳異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策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書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減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相公中其鈎篡也傅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東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寤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然而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爲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去三北之耻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煞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司馬相如論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平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
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
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
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而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
沫若激牂牁鑿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平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
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之宇
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
聞也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
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
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頽行

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開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
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
也後漢馮衍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業之効推九虎之軍
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
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
德易於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至乎逆倫絕理殺人
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殄盡其財產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
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
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二人也且大將軍之事
豈得在於珪璧束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
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邵虎夷吾申甫安其疆宇況乎萬
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父

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直定之際復擾兵革雲朔百姓震
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乎魏阮瑀為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
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
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
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
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
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
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則
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晉孫楚為石苞與孫皓書曰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迹迹巴岷遂依丘陵
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
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

帝室文武栢栢獨見之鑒與眾絕慮王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
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雷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奮其膽氣小戰
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世固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
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闈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
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僚濟濟俊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
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不盡濬决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
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
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
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
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士
聚徒百萬而莫為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
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
王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剋而終殄滅

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眾百萬橫逆宇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乘黨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霧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晉栢玄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就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顛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逮數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音於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敏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鈞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

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北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列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為誠隣蕃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梁邵陵三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為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闕況弟與湘雍方湏叶力惟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耻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扁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

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盍盍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所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王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邵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卜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笑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魏略曰丁謚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時饒

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
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
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
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魏略曰太祖請會啁王朗曰飲不能効
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
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
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
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畧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
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
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
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啁關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
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向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
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

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嘗為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
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
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閣感惟
威靈不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禎郭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
以為像因書調禎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禎答曰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
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待臣之情此四寶者伏朽石之
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
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
禎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謀見蜀
使費禕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調之曰鳳
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
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郗詵卿自以

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詵曰吾與戲耳 晉中興書曰刁彝於栢温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文士傳曰棗據朝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正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 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裨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玄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墮 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

利如錐然 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又曰辛茶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教耶庾曰方樂今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耶 又曰諸葛瑾爲豫州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文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又曰栢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用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 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栢公見

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荅郝參軍荅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款以爲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一人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旣開清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設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孀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孀母何言耶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文義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忍見苦 晉李充朝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旣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闕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答難 漢東方朔荅客難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王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蓋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又漢楊雄解嘲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析人之圭僭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

周網解結群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管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疋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平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遊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窟雖其人瞻智我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

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寔與之榮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執戰國橫驚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鋌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勢設辯而徵君吕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遵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

夢發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弦離婁眇目於毫末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揚雄設言客有難玄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鄉衍垂纓相傾誰曜諸侯以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覩我之澹泊故比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訓以報焉或說已曰今子韞韞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藁真蓋樹喬靡休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乎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威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台勒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叫呼銜鬻懸旌皇表非隨和之實也曷智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後漢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賤以納說或枉結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爲光今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厲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皇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嬰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悔在驚刀披文食黍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沉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後漢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韞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跌蹉之敗者已於是智者騁

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說電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
合從者駢組流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
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容漸亦牙貪夫殉財
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填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
慕麒麟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踣
大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疋夫以清宇宙庸
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
暑 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
主君鍾陰陽之美揔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
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撐山東剝落
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蒙噶香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
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
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
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
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東之樂此
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
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
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
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室者狂
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妖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王君乃芟凶族夷
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爲封地幽鴉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
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
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宇仁惠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
之聲則恐已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推民之
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虚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
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僇恐不聞用能
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聞而風烈宿宣也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曰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塞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着編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遵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洫不越鑄兵刃爲農器放牛馬於原數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愾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鈎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

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突而應之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楊雄自叙曰雄爲人簡易伏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檐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又曰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供養父乃投筆而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

不得其意登山遠望嘆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鈎游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賓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吳書曰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中興書曰畢卓爲吏部郎中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柏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詩** 魏陳思王曹植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驚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晉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烟煴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赤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又曰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獨寤寐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食世無營草令我哀嘆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

豈効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街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歛歔鑿茲二三者憤滿從此舒 又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榮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螻蛄鳴荆棘蟬蛸願三朝采采循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菓雙鬪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 又曰譽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栖樹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囿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駢馬復來歸反願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費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
失路將何如 又曰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疑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鷓鴣發
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
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
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逢池上還顧望大梁淶水楊洪波曠
野泔茫茫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簿閑遊子俯仰乍浮沉焉見王子喬乘
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
遊江北岼夕宿瀟湘北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
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
見憂思獨傷心 晉傅玄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
玄景招不來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
高堂於我賤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惣翠

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東鄰有一樹三紀栽可拱無
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曠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又忽有一飛鳥五色
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鳥互相和 晉張協詩
瓠觚夸與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
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鐔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
足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
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歎 又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宋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
踐閨中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宋鮑照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
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
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贖耻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鄣遠和戎解珮襲犀
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
懷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多懷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

愁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目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
栢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遂世間人鬪雞東郊道富貴如
浮雲金玉不爲寶一巨鷓鴣鳴巖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
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駘馬清河淚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
間英艷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龍暗迢
迢青泥寒苦辛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 又
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挂月
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
未彈琴蕭索無真氣昏昏有欲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
松竹且悲暗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
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水未清 代人先改昔說東陵侯唯見瓜
園在 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殊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
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冤樛衝已鶴列異馬忽雲屯武安檐瓦振昆
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炕原古獄饒冤氣空亭多在魂天道或可
問微子不忍言 又曰蕭條亭鄣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秋城影入黃
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唯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庾顏之推古意
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
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
曲風塵闇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廟霜露霑朝市璧入
邯鄲宮劍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耻悵悵思舊都惻惻懷君子
白髮關明鏡憂傷沒余齒 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荆隨侯曜我色
卞氏飛吾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駭白虹朝暮生華彩燭
兼乘價直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迎千刃安可捨一豎難復營昔
爲時所重今爲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真川岳下抱潤潛其
榮 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碌碌如石風
興雲蒸一龍一蛇台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瞻高岡遊

精宇宙流日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
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
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
風波而飛揚陟九嶷而臨截薛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
而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踰望眇然覽於八荒
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
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
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榮玄德與道其孰能
寶名與身其孰親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
靈飄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
恍恍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觀幽人之髣髴惟天地
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
毘斯昆爲寇而喪予管轅彌欲斃讎兮讎作石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
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下跡惠而被戮栗取吊于由吉兮主膺

慶於所感叛迴宄其若茲兮此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魚鼈
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鞅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
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
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靈而存荆
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願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歿
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絃覆兮實匪謀而相訓謨先聖之大
猷兮亦隣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
漢賈祚于異代一魏陳王曹植玄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
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揚墨殊
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
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鉅三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幸祿邁九二之
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鑿思黃
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
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

安驅匪逞邁之短修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爲宇築無怨以作蕃播慈
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
超貴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岵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
悠悠差朝濟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
鶴乎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絃
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魏劉楨
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
牧馬于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於朝陽
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瞰玉粲以曜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
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礚礚
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稍吳夷於東隅掣畔臣乎南荆
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
無爲玄道穆以普將翼僞入於上列退及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歲託蓬
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魏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

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感善
射而隕殘羨首陽之遺譽憎干駟之餘訓宗舍藏之偉節薄鼎角之自干
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鑿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亢龍而
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
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爲戒眺龔勝而自嘆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
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僞以紛錯穢杯盃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驟
驢之進庭屏騏驎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
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旣沒牙輟絃而
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動循墻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魏
韋鈺叙志賦曰胤鴻烈之未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
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
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
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
封殖顧儀服而增憤心夕惕以愧惡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奏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微竒功以佐時
徒曠官其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
告歸 晉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
歡苟抑沉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
之迍蹇始絜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
戰戰以矜慄杜穢釁而防微歛規節以踐跡冀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
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薄沒既白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
爲名不足以爲尚空勞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知 晉棗
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斜齊登玉陛待日月久矣
出爲冀州刺史犬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
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颯南蒙朱陽之和仁
接鳴鸞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鱗浮眇末之織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
所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覲汗漫之威神情飄飄而凌雲意髮
髴于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嗟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

蹈糾紛之絕軌攀大椿之踈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
思條情戀戀於昊倉懷聖德之弘施情慘切而內傷感有莘之媵臣願致
主於陶唐 晉潘尼懷退賦曰伊疇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
投軌遡朔風以理翮翼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
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咀畏鹽車之嚴筴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
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板以
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
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晉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則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
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
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慙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而命輕命
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
替實結戀之有違恐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
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深雍可南面

千載聆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在我將及初服畢志訓雅
盡焉焉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度所乞之
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晉曹摅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耽單食之自娛
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溷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
沉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
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並榮
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迤蹇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恍惚以
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日登四
岳而永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芘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
飾吾冠之岌岌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
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晉陸機述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
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
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特靡
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何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

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温敏雅人之屬也行抑揚頓挫怨
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
定鼎于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絲鳴鳳於百祀啓敬仲平方震荀天光之所
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禰八葉而松茂舞九韶
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曾匪
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栖巖而神
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陵霄
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劔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
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紜而相襲隨性類以曲
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呈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
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上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
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
川以葺室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

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覲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隕年於拱木悲願眇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海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頰甘葦茶於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玄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裝實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寒帷九水作牧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唯地爲厚唯王國之粵義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寫隆將遊目於五湖夕結覽於姑蘇臨閭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窟魏魏而我我張素蓋而紫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池登舜橋而延首暇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修計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竟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旗

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一丘臨章華而留眇見舊楚之悽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迸高明接連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宴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綿駒蘭缸夕燃合靈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駘駿駟而乘輅旣摠司於戎旅亦兼飾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懸針倒燿之書擬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瓊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旣表人文可觀知負屨之來易信握鏡之三難差立極而補天驗璧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絃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媿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璵璠並來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直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

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靜切音入於鄙野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
逐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
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寔旨酒之忘憂絕何揚之妙舞廢綿
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勞於青玉
爾乃高步比園用蕩囂煩挂偃蹇而臨棟石穹隆而架門對灌木之修聳
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
霑衣况登樓而作賦望懷海而思歸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
除之隸在闔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
歡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
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爲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亦足以暴於天下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
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不於
理奉拳拳之忠終不自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爲伍深幽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乎且夫滅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身函糞
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
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
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口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五十人位在列卿爵爲

通侯摠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
 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
 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
 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
 自思念過已久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奉妻子戮力耕
 桑灌田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
 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
 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
 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頭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
 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
 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
 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尚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
 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道遙百

氏彈琴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
 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
 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
 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遨北
 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
 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
 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
 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既痛
 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
 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陳王曹植與吳質書曰前日
 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
 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

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齊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
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滿卮其樂固難量豈
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歲不我與矐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
闊思抑六龍之首頤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
由緣 魏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
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則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
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
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又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
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
書轉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
損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
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又答陳思王曹植書曰信到

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
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至乃歷玄關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
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
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於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
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
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
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徵
二八迭奏填籥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踴躍於鞍馬
謂可比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
乎還治諷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枯與從
弟書曰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旣隆唯江南未夷此人

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愚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以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晉劉琨答盧湛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譚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收緝捨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

若相譚之褻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長之淹梓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違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胄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明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足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梁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

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
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
新清暑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楫備聃佚之柱下充
巖朱之席上八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
薄牆高塗遙力躡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
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
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
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
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內乏疆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孽一朝指
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
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
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夷
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爾 又答

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涖
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抗以崇楹
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質實漼然豈復能使一笥可
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棄黃汗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臥石籍
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羹藜含糗果然滿
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聲前皇之美豈不俯
拾青紫坐享大夫沉復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
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墮同年而共毀與哉

容登石室而高懸豈與夫良哉各則同平而共遊與哉
奇青紫坐享大夫出野高卧而頹然於昔者青華而發身於東園以珍
則寧有割取貴客車馬大寶燭書盡共賀之於於取藝南皇之美豈不亦
其班班不田交裡於然又於客酒醴焚計即即於於美藻合賦果於於
聾人極其且登青斯手葉黃其望遠洲支華塗再賦其短觀林相立
曾其否非其實立有蕭洲其真以一歸信棄實實於然豈實於一
或之高曲賴順美矣而謝其非命善事也鳥以朝朝真朝林於以崇
或經書曰豳惠嘉音甲臨表首發函中感順表於雲雲於谷之青音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人部十一 行旅

行旅

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又曰利
有攸往 毛詩曰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官室盡為禾黍彷徨而不忍去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 又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
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
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
左氏傳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王卜征五
年歲襲其祥祥習乃行 又曰行李之往來其其資糧屏履其可也 又
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又曰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 又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 禮
記曰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行而無隨則亂於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

於具次之山方明爲馭昌寓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於崑崙之丘 又曰適百里者宿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
遂行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漳水西征賓于王母天子觴西王母瑤
池之上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山行乘橇泥行乘檣陸行乘車水
行乘舟 又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
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又曰秦始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
江下觀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傷海北至琅邪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 又曰行幸至
甘泉宮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海獲赤鴈 又武帝南巡至感唐祀虞帝
於九疑祭天柱山自尋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徇海而還所過名
山大川 又曰張騫爲郎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漢節不失西
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王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譯致
殊俗威德遍於四海 詩 古詩曰驅車遠行役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

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魏文帝詩曰漫漫秋夜長烈烈
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鬱鬱多愁思
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又於明津作詩曰遙遙山上亭
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魏陳
王曹植雜詩曰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
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又曰游魚潛淥水翔鸞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
白露稀 魏阮瑀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
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
尚未央還坐長嘆息憂憂安可忘 又曰我行自稟秋季冬乃來歸置酒
高堂上友朋集尤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霑裳衣
晉王讚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
詩鄉客鳥思故林 晉張協詩曰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閒下車如昨日
望舒三五圓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 晉陸機赴洛詩曰揔轡登長路
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爲世網嬰我身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又曰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按轡遵平莽夕息抱景寐朝徂街
思往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鞏洛逍遙丘墓間秋草蔓長柯寒木入雲
烟發軫有夙晏思駕無愚賢晉湛方生帆入南湖詩曰彭蠡紀三江廬
岳主衆阜白沙淨川路青松蔚巖首此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人運互推
遷茲器獨長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後又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
長湖千里清白沙窮年絜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水有千載貞寤言賦
新詩忽忘羈客情晉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
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禽浮翩翩遠涉許穎路顧思邈綿綿鬱陶
懷所親引領情緬然宋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閑居三十
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
起將夕夜景湛虛明宋謝靈運入東道路詩曰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
朝懷居顧歸雲指塗沂行颺屬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墟囿
粲紅桃嘒嘒暈方唯纖纖麥垂苗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滿目皆古事
心賞貴所高魯連謝千金延州權去朝行路既經見願言寄吟誼又之

郡發都詩曰述職期蘭署理棹變金素秋岫沉夕陰火昊團朝露辛苦誰
爲情遊子值頽暮生幸休明時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
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又發石首城詩曰白
陸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
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颺重經平生別再與
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遙遙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欽聖若旦暮
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又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
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曰感節良
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駛江
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憇又夜發石關亭詩曰
隨山踰千里浮溪將十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亭亭曉月映冷冷朝
露滴又彭蠡口詩曰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
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又初發入南城詩曰弄波不輟手玩景豈
停目雖未登雲峯且以歡水宿又往臨川郡發石頭城詩曰越海陵三

山遊湘歷九疑欽聖若日暮懷賢亦悽其 宋顏延之北使至洛詩曰振
 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旦夕望三
 川伊洛絕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烟 宋鮑照還都道
 中詩曰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
 畢景逐前儔發艫眺淮甸掩泣望荊州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 又從
 臨海王西鎮發新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絕
 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荆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 又登黃鵠圻
 詩曰適郢無東轅過夏有西浮三崖隱丹墀九派引蒼流淚竹感湘別荆
 珠懷漢遊 又還都在路詩曰夕聽江上波遠極千里目寒烟警窮蹊爽
 氣起喬木 又至竹里詩曰復澗隱松聲重崖伏雲色君子樹令名細人
 効命力不見長波水清濁俱不息 又齊劉繪入琵琶峽望積布磯詩曰
 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為神以茲峯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雜交錯錦
 綉陳却瞻了非面前觀已復新翠微上虧景青莎下拂津 齊謝朓和劉
 繪琵琶峽望積布磯詩曰昔餘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

雨散惆悵懷昔踐髮像得殊觀頽紫共彬駁雲錦相凌亂 又晚登三山
 望京邑詩曰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
 成綺澄江靜如練誼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又休沐重還道中詩曰還
 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葉復依
 依田鵠遠相叫沙鳩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歲華春有酒初服
 偃郊扉 齊孔稚珪旦發青林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條已滿
 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酒莫相忘 齊劉
 瓊上湘度琵琶磯詩曰茲山挺英萼孤起秀雲中陂池激楚浪紛紜絕宛
 風烟峯晦如晝寒水清若空頡頏鷗舞白流亂葉飛紅 梁簡文帝經琵琶
 峽詩曰百嶺相迂蔽千崖共隱天橫峯時礙水斜岸或通川 梁孝元
 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行旅金鉦聞綵游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
 浮柳條恒拂岸花氣盡燠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梁范雲述行詩
 曰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并翩翩朱蓋轉蕭蕭良馬鳴 梁劉孝綽還渡
 浙江詩曰季秋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憂方自難

遣况復阻川隅日暮愁陰合繞樹噪寒鳥濛濛江烟上蒼茫沙嶼蕪解纜
辭東越接觸鷺西徂懸帆似馳驥飛棹若驚鳧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
又夕逗繁昌浦詩曰日入江風靜安波似天流暮烟生遠路夕鳥赴前洲
又月半夜泊鵲尾詩曰客行三五夜息棹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
流 梁劉孝儀帆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華噪鼓揚風力近樹條而還
遙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將頓陽鳥翼客行悲道遠唯須前路極 梁劉
孝威帆渡吉陽洲詩曰江潮凌晚急鉦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望高帆
開聯村條忽盡循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將與圖南競誰云
勞泝洄 梁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雲潮落晚洲出浪罷沙成
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離羣 梁吳筠酬鮑畿
詩曰振棹出江湄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折荷縫作蓋落
羽紡成絲吾行別有意不爲君道之 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獵
起微風山沒清波內帆在浮雲中直趣珠星北斜開碧海東故人若思我
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悵然不自悟端憂坐漠漠風急鴈毛斷水

堅馬迹落客丁饑寒多江上衣裝薄何當報恩寵驅車還北郭 梁王僧
孺中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即四望四無極安流寧可值憤風方未息危
帆渡中懸孤光岩下仄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
直故鄉相思者當春受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梁何遜度連圻
詩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蒲生促節岩樹落高花 又還度五洲
詩曰睠言還九派迴艫出五洲蕭散烟霞晚清淒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
岸夕修修 又富陽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徒倚空望歸山烟
歛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梁虞騫尋沈剡夕至唳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纒舉
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嶺應鳴援榜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梁王筠
遊望詩曰晨登黃馬坡遙望白龍堆風威盡撩折路險車輪摧 梁朱超
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收淤沉不通挽寒浦劣客舟迴風折
長草輕冰斷細流古村空烈樹荒戍久無樓 梁庾肩吾舟中寒望詩曰
日暮敞鳧舟曾冰合駛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王裘 周王褒始發宿亭

詩曰送人亭上別被馬櫪中嘶漠漠村煙起離離嶺樹齊落星侵曉沒殘
月半山低 又和趙王途中詩曰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旗度雲還羽陣
迴風即送師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
可望迴鞍念此詩 周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始辭國樓
船欲渡河輻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
泣猶聽趙津歌 又入彭城館詩曰襄君前建國項氏昔威稜鵝飛傷楚
戰雞鳴悲漢圍年代殊氓俗風雲更盛衰水流浮磬動山深喧狝飛夏餘
花欲盡秋盡燕將稀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 又詩曰飛蓬損腰帶秋
鬢落容顏寄言舊相識知余生入關 陳陰鏗和傅郎歲暮還湘州詩曰
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
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迴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
詩曰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碨險村路入江窮水隨雲渡黑山
帶日歸紅遙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闊新月迥
中明留舫唯識火驚鳥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賦 漢劉歆遂

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宮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
切為朝廷大臣所非求出補吏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晉之城
感今思古遂作斯賦得玄武之嘉兆守五原之烽燧馳太行之岩防入天
井之喬關望亭燧之皦皦飛旗幟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修遠之綿綿
勒漳寒而固守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威謀完乎金城 後漢班
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
以為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
攬余涕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訴 後漢
曹世叔妻班氏東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平東征時孟春之吉
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
心遲遲而有違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 後漢蔡
邕述行賦曰余有行于京洛邁淫雨之經時塗迤邐其寒連潦汗滯而為
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
于北垠觀洛汭之始并牽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義

二士之夾墳 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將往乎發矇灑余髮於蘭池振余珮於清風望高密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覲游夏之莪莪聽大猷之篇記高洪崖之耿介羨安期之長生登川山以永望臨洞浦之廣溟左揚波於湯谷右濯岸于濛汜運混元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興瀛壺嶠以駢羅列金臺之蹇產方玉闕之差表 晉陸機行思賦曰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杳杳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汾汴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涼氣淒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金愈近而思深美品物以獨感悲網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又思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肅

殺白露索求嗟行蓮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序既遨遊於川止亦改駕千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與玉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爲期願靈暉之促景相立表以望之 晉潘岳西征賦曰歲次玄枵月旅蕤賓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秦皇鑿揆余之忠誠俄令余以入班杖波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濼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峭坂之威夷仰崇領之嵯峨臯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筭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閭鄉而警策遡黃卷而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輅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芬敷桑麻滌暢邪界囊斜右濱沂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

嶓冢九峻截岿太山龍從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蒼南有玄灞素湓
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
有郭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
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
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之
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
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慎終
追遠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不遺而況於鄰里乎而况
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
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於各識家而競入籍舍怒於鴻門沛躡躋而來
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擗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
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榮駁娑而款點盪輶朽詣而轢承光徘徊桂
宮悵悵栢梁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予思之茫
茫 晉郭璞流寓賦曰戒雞晨而星發至荷氏而方曉觀屋落之墮殘頽

但見乎丘東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丘之微
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圯思此縣
之舊名蓋曩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昔茲邑之迥逝何
險難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
迹陟函谷之高關壯斯勢之險固過王成之丘墉想穀洛之合闔惡王靈
之壅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螿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
成周之墟域 晉張載敘行賦曰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輕車
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朝發軔于京宇兮夕予宿於穀洛踐有周之舊墟
掘丘荒以寥廓讚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寔公目之所卜曷斯水之
濱薄入函谷而長驅歷新安之鹵阜行逶迤以登降涉二嶠之重阻經欽
岑之險巖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廻逝仰華岳之崔嵬勤大禹之疏導
豁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璀璨翳青青之長松陰蕭蕭之
高柞緣阻岑之絕崖蹈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崑隗其欲落超陽
平而越白水稍幽夢以廻深秉重巒之百層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數

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玄猿
之夜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劔閣之崇關路盤曲以險
嶮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坎之重固形東隘以要害豈乾坤之
分域將隔絕乎內外 晉素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末運託一葉於鄧林
顧微軀之眇眇若絕轡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
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
登樊山以流盼訪遺老以證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初基升員丘而
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長泉州渚迢遞岷岫虛懸即雲似嶺
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倏忽
風塞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渤向孫氏之南面鑽靈龜以相土模讞鑄之
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始郭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意
上下獲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覽閩閩之餘歷
建修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遠矣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
言偃以文學遺風季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 宋

謝靈運歸塗賦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
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
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承自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
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者桑梓以緬邈禡簪帶
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
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溪乘潮倚山悽悽送歸愍愍告旋時
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
浦去湯景之芳蕤林承風而飄落水鑒月而會輝發青田之柱者逗白岸
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雪之遺迹漾
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宋鮑照遊
思賦曰雲遙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架浦涼烟兮冒虹暮氣起兮遠
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茫茫兮無底山參差兮萬重捨堂宇之密親坐
江潭而爲客對蒹葭之遠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湍泉夜下而鳴
石瞻荆吳之遠山望邯鄲之長陌塞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翮雖

燕越之異心在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非薄以固陋受恩靈而不訾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遙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薄彌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而於是時瞻崇芒而引領望大夏而長思離曲街之委陋猶寤寐而見之余乃眷言興慕南眺猶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廛考幸城之直陌相洛浦之廻阡於是援搖芳槿門拂長楊簷桃春發窓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恒離居而歲月痛銷落而徒傷 梁簡文帝述羈賦曰奉明后之霑渥將遠述於衡楚歎雲霞之宵漫對江山之遙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吹旬晚解纜平鄉津涕淫淫其若霰丹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旣晏誰與同雲差我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爾言而邁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頽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反 又阻歸賦曰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景摠六翮而搏風屬玄玦之啓異途王岑之相驚頓天羅於八表騰

雲驅於四溟發伏轡之雄氣耀策馬之高星地通朔場疆鄰北極壠樹饒風胡天少色上月斜臨寒松送直雲向山而欲斂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聞繁絃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賒 梁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蕪帶封狐兮比景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秋而遂徂雪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援之吟兮日光迥狃之啼兮月色寒况北州之賤士爲炎土之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蠪蛸而爲鄰秋露下兮點劒烏春苔生兮綴衣巾 梁丘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爲文聊記行途所經云爾太皞弭節祝融登駕炎鍾汎響青籥靜吹丘子稅轅畿路摠舳川湄褫魂故嶺結夢舊堦揆身世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難停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辯命豈適尹而問著檐登無白璧之想負書靡黑豹之悲纜解山潮首顧京遊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荃撓往來芟蓋經過依稀子陵之釣髮鬢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伺禽飛窓高月渡踟躕七教徘徊

五禮永翦帶於關上長緝巾平林底 梁沈約敗塗賦曰結枊窮渚思臨
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端伊客心之無緒懼因循而易失
悲田心而難拒此江海之信遠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掃聯敗疊雲
凝憤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掩暖乎烟沙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
瞻家免悽愴於羈離亦殷勤於行路歎余塗之屢蹇奚前芳之可慕 梁
張纘南征賦曰歲次姬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
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沂金牛之迅渚覩靈濤之雄壯標素嶺乎青壁
葺頰文於翠障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岩而駭浪鏗千尋之峭峯深萬流之
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烟而迴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以條燦下流
湍而洊險上岑峯而將落於是近睇楮峯遙瞻鵲岬島嶼蒼茫風霜蕭散
值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汙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
故鄉聊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奉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
分狀清江洗潮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嶠冢悠遠寂寥青溢
亦岸控汝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漭川涯曾潭水府

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聆寡鶴之偏叫問孤鴻之暮侶在客行而
多思獨傷塊而悽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輻裂遭日月之零虹
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骨肉踏厚地而跼蒼穹抱北
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衿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履我我之層冰
面颺颺之嚴霜去莫敖之所縊過臨川之折軸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
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之幽咽雁虛弓而自殞獲叫子而腸裂歷江
漢之逶迤及樊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乃尋折而歷裔
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燦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
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蜒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湓水而至
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訪軹
道之長組拾藍田之璵璠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
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垂於
前史傷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泥之混濁盪渭渚之清波指咸
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

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忽竟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却驛於
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愛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
悲而自墮語有噎而無宣書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
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一辰去親爲
客如何如何向因步頓馮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曠東顧三洲之隔西
眺九派之分闕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
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
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
見北則陂池潛演湖澤脉通栖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彊捕小號
噪驚聒紛物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吞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左右青
藹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
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沉曉露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
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八

人部十二 遊覽

遊覽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
各言爾志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
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述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
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又曰天子北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
野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史記曰始皇三
十七年上會稽山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傍海上北
至琅琊又曰太史公登會稽山探禹穴登姑蘇望五湖莊子曰莊子
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
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楚辭曰覽冀州兮
有餘橫四海兮焉發又曰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
忘歸遺極浦兮悟懷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

國乎鬱鬱秦秦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韻六莖日
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鷓鴣之謂樂乎 戰國策曰昔楚王登疆臺
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渚其樂忘死 說苑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
六月不歸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
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新序
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列女傳曰
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
之囿乃顧謂二女曰樂平吾願與子生若此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暇日
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詩 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
駑馬遊戲宛與洛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
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魏文帝在孟津詩曰良辰啓初節高會構歡娛
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翊日浮黃河長驅旋
鄴都 又銅雀園詩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獸人獻嘉

禽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悵恨
摧肝心 又於清河作詩曰方舟戲長水澹澹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風
漂餘音 魏王粲詩曰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
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佳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遊客多悲傷淚下
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又詩曰日
暮遊西園異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
鳴 又詩曰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臨清
漳渚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囿逍遙波水間 又詩曰列車息衆駕相伴
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續翻振翼羣相追投網引潛鯉
魚矰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魏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羈客
難爲心慙慄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
黯黯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歔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
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廻顧
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速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

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恍慨詠墳經度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陸
機遨遊出西城詩曰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都邑逝物隨節改時風肅且熠
遷化有常然感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修
名立 晉棗據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徒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
延首觀神州迴精眇曲阿芳林挺修幹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嗟吸漱
朝霞重巖吐神瀟傾觴挹涌波恢恢大道開人事足爲多 晉張載登成
都白菟樓詩曰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累棟出雲表曉葉臨太虛高軒
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峩峩似荆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殖嘉蔬
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紛綺錯高堂夾
長衢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 晉陸冲詩曰命駕遵長塗綿邈途難尋
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滄澤無夷軌重巒有曾陰零雨淹中路玄雲蔽
高岑俯悼孤行獸仰歎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寒音 又詩曰肆觀
野原外放心希大和景嶽造天漢豐林冒重阿清芬乘風散豔藻映冰波
宋江夏王義恭登景陽樓詩曰丹墀設金屏瑤樹陳玉牀温宮冬開燠清

數夏含霜弱葉前 遊觀輕葉振遠芳彌望少無際肆睇周華疆象闕對馳
道飛廉矚方塘邱寺送暉暉槐柳自成行通川溢輕艦長街盈方箱顧此
嚼火微胡顏厠天光 又彭城戲馬臺集詩曰騁驚辭南京弭節憇東楚
懿蕃重遐望與言集僚侶于後未云淹時遷變淳暑眷戀江水流迴首獨
延佇 宋袁淑登宣城郡詩曰悵焉訊舊老茲前乃楚居十代闕州記百
祀絕方書 宋顏延之罷郡還與張湘川登巴陵城樓詩曰江漢分楚望
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
往還百代勞起伏 又登景陽樓詩曰風觀要春景月樹迎秋光公波被
華若隨山茂貞芳 宋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迅風首旦發平路寒飛
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民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爭知萬里途各事
百年身 宋謝瞻遊西池詩曰逍遙越郊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
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褰裳順蘭沚徒倚引芳柯美人愆歲
月遲暮獨如何 宋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曰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
連障疊巘嶸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恨

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會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實攬
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又登池上樓詩曰殉祿反窮海臥
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眦嶇嶇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
草園柳變鳴禽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於今 又
登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
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
傳 又東山望海詩曰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
憂策馬步蘭皋縲控息椒丘採蕪遵大薄塞若履長洲白華縞陽林紫籟
擘春流非徒不弭忘曠物情彌適萱蘇始無慰寂寞終可求 又初往新
安至桐廬口詩曰絺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
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適得許生息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
馱江山共閑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宋謝莊遊豫章
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鑿神區外整褐靈鄉垂
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遊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暖松霞被容與澗

煙移將遂丘中性結駕終在斯 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洛佳
遊春色清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
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 又遊東田詩曰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
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暖芊芊山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梁簡文帝仰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曰
帝景風雨中層闕烟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却敵槐影帶
重樓 又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衢望如掌曾雉曉相連斷雲留去
日長山減半天戲鳥乘浪下漁舟冒浪前 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
君重九節下輦上林中酒闌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守西服脂車歸北
宮車分獨坐道扇拂冶城風落照漸中滿浮烟槐外通長樂含初紫安榴
拆晚紅 又大同九年秋七月詩曰高樓闢左扇迴望依蘭橈晚風颺颺
來落照參差好 又登錦壁詩曰孫生酸棗寺王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
因閑猶豫遊 又應令詩曰蠡浦急兮川路長白雲重兮出帝鄉平原忽
兮遠極目江甸阻兮羈心傷樹廬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泱泱遠烟生

兮含山勢風散花兮傳馨香臨清波兮望石鏡瞻鶴嶺兮睇仙裝望那畿
兮千里曠悲遙夜兮九迴腸顧龍樓兮不可見徒送目兮淚霑裳 梁元
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唯雉向林飛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
百花亭懷荆楚詩曰目極纜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
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清酒遙勸陽臺人 梁昭明太子示雲
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上阻北流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
兮饒江渚上岩堯兮乃通天下微濛兮後與雨實覽歷兮此地故遨遊
兮茲勝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忽憶于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躕
兮增延佇 梁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迴首望長
安城關鬱盤桓齊童躡珠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歲蕤綠且丹寶瑟
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闌日出照鉞黛風過動羅紈
又秋晨羈怨望海思歸詩曰分空臨海霧披遠望滄流八桂暖如畫三桑
渺若浮烟極希丹水月表望青丘 梁劉孝威登覆舟山望湖北詩曰紫

川通太液丹岑聯少華堂皇更隱映松灌雜交加荇浦浮新葉漁舟繞落
花浴童爭淺岸漂女擇平沙極望傷春日迴車歸狹邪 又出新林詩曰
芒山眊洛邑函谷望秦京遙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識遊子必
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涌川平坐觀暮潮落漸見夕烟生無由一羽化徒
想風御輕 梁劉孝標江州還入石頭詩曰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
城何鬱鬱香與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
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絙瑟荆禽亂我思江海遊曾無
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栖樹枝
取斃王孫彈 梁蕭子範東亭極望詩曰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
銜魚望蓮舟拂芰歸郊原共超遠林野雜依非從君採蘿葛寧復想輕肥
梁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陽城閉晚金
鞍橫路歸 梁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詩曰漁舟暮出浦漢女採蓮
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飛蟬鳴早秋至蕙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
日依依 梁吳筠登鍾山讌集望西靜壇詩曰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

高車陸離至駁騎差池出寶枕沉蓮花珍杯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高竹
林七復望子喬壇金繩繡綠帙風雲生屋宇芝英被仙室方隨鳳皇去悠
然駕白日 又迎柳吳興道中詩曰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
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采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恩德忘我北山蘿 梁
庾肩吾登城北望詩曰誓師屠六郡登城望九峻山沉黃霧裏地盡黑雲
中霜戈曜壠日哀笳斷寒風 又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詩曰維城寄
右戚巡警屬勤王南瞻通灞岍北眺指橫芒入漢飛延閣臨雲出建章步
逐天津遠城隨秋夜長露槐落金氣風寮上新涼 又暮遊山水賦韻得
磧應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入徑轉金輿開橋通畫鷁細藤初
上援新流漸涵磧雲峯沒城柳電影開巖壁 又和晉安主簿晚逐涼北
樓迴望詩曰向夕紛喧屏追涼飛觀中樹影臨城日窻含度水風遙天如
接岍遠帆似凌空陪文慙宋玉徒等侍蘭宮 梁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
憑高且一望目極不能捨東北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軫軫河梁上紛紛渭
橋下爭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蒿人誰憐寂寞者 又至生渚憶

魏少英詩曰楓林暖似畫沙岍靜如掃空籠望玄石迴斜見危島綠草間
遊蜂青葢集輕鷁徘徊洞初月侵淫漬春滂非願歲物華徒用風光好
梁王筠和衛新渝侯巡城詩曰閭闔暖已昏鈞陳杳將暮棲鳥城上反晚
雀林中度閣道趨文昌禁兵連武庫銅鳥迎早風金掌承朝露梁恩分曉
色睥睨生秋霧 梁劉綏和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臺榭正重接烟霞長
虹觸欄斷歸鳥避空斜俯巢窺暝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晚九層光尚
餘 梁宗懔和歲道寒望詩曰旅騎出平原鉦鏡遍野喧接里開都邑連
車駐小門稻車迴故塢獵馬轉新村古碑空戴石山龕未上幡所言春不
至未有桃花源 北齊劉逖秋朝野望詩曰駐車憑險岸飛蓋歷平湖菊
寒花稍發蓮秋菜漸枯向浦低行鴈排空轉噪鳥若將君共賞何處減城
隅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曰江陵一柱觀尋陽千里潮風烟望
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
臺可憶處惟有暮將朝 又登武昌岍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跡但丘墟
巴水縈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踈烟蕪遂若此當不爲

能居 又和侯司空登樓望鄉詩曰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
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陳
張正見遊龍首城詩曰關外山川閣城隅塵霧浮白雲疑絕嶺滄波間斷
洲四面觀長薄千里眺平丘河津無桂樹樽酒自淹留 又隋江搃秋日
登廣州城南樓詩曰秋城韻晚笛危榭引清風遠氣疑埋劍驚禽似避弓
海樹一邊出山雲四面通野火初烟細新月半輪空塞外離羣鳥顏鬢早
如蓬徒懷建鄴水復想洛陽宮不及孤飛鴈獨在上林中 **賦** 後漢班彪
遊居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
遂發軔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
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
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
建封禪於岱宗瘞玄玉於此止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
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
歲以須臾 魏陳王曹植節 **賦** 曰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

臺於前處飄飛陞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迥眺
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崧岑臨漳塗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
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
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謹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
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驂騶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
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鶩庶翱翔以寫憂望洪池之混漾遂隆
集乎輕舟沉浮蟻於金壘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
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
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
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又感節賦曰攜友生而遊觀
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異銷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
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
河之一廻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
若鑿石之未曜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

長炤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
鬱其西翔飛鳥翮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
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澦感流波之
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
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魏楊修節遊賦曰爾乃息偃暇豫攜手同征
遊乎北園以娛以逞欽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烟温之純和百卉
挺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橈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樹之抽英
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頰綠葉白蒂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
紛灼灼以舒葩芳馥馥以播馨嗟珍果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冲和以
固植信能實而先榮於是廻旋詳觀目周意倦御于方舟載笑載宴仰泝
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歎**晉石崇思歸歎曰登
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填骨魚澆澦兮鳥續翻澤雉遊裊兮戲中
園秋風厲兮鴻鴈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
畦壠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慙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

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鬱兮芳草盈玄泉流兮紫丘阜閣館蕭
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高歌凌雲兮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
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逍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書**魏應璩與
滿公琰書曰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
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觀北
有曠野之望高榭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泉臺之樂
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悒悒 又與從
弟君胄書曰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掃除雨師洒
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棟過大厦獻寸肴
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花柳之下結春芳以崇珮折若華以翳
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川之魚蒲葅贊善便螺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
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荆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未還京都
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鄆惲放
羊思致君於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方欲執耒於山陽沉緡於丹水知

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八

首對樂書器風望山裡水碧正止酒對春醪好左花效射臨大夏燭古香
采岳曾書曰問答北遊喜熾無量登苦極回酬苦發樂風外赫制雨唱西
世骨無流而不又平臨百華絲殿自整管不難對坐身曾引引又與於
首謝裡之望高樹釋博雪文禽舞絲木必射夷洲青風爾縣長泉臺之樂
于即發幽為散書會不來命快結吾子好百華樂之會西首自對之購北
歐公狂書曰對野夏樂微晒白日酌又飄飄燕驚意不直與並排相介
寒竹菊蕊時久身留竹斲正蒸高烟麥書苦樂箱手得餘卷苦與望霜
芒感轉財掛金百字幽且盡醉舞夢芒草盛支泉流芒榮立阜閣論

